

夜读偶记

总在一念间 读张林华散文集《一生不过一念》

张颂炫 文

在《一生不过一念》中,作家张林华对当下的文学状况和境遇,是有着认真思考的。思考的结果是:文学没有以往那么热的现象是存在的。如何去面对?有人关心,有人担忧,有人弃文学而去,认为这个行当已经“过气”,不值得再去坚守。对此,张林华有自己的主见:“于我而言,总体上站队于审慎的乐观派。一方面是因为我内心信奉‘文学可以改变生活’这一执念,至今依然。我的前辈老乡、翻译家赵萝蕤女士说,‘文学,是人类灵魂的表现,一国的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的表现,个人的文章就是他个人的灵魂的表现——把文学纯粹当作技艺和消遣来看的文学,早该算不得是真正的文学,文学应该在人类的心理建设上占最重要的一席。’这个‘灵魂说’观点,我是大致认可的。我反感将文学的作用放大到巨大,乃至膨胀的程度,但也不赞成个别著名作家认为‘文学是无用的’这样的观点。”

这是何等清醒的认识啊!正是有了这种信念,使他拥有了自信,拥有了力量。投入到创作中去时,产生的作用必定是正面的、积极的。于是,我们在《一生不过一念》中,看到了与坚守信念,弘扬精神有关的一些优秀篇章。《我很想建一座凉亭》《缤纷英溪帖》等篇,都写到了信念和与信念有关的故事。

有了信念,张林华的散文创作,就有了明确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关注现实社会、关注现实生活,对自身和身边的人、事、物给予关注,在有所发现,有所感动,有所领悟中获取丰富的创作素材,通过文学表现的手段,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从而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给人以信心。这是符合散文这一文体的内在的规律和审美要求的。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张林华萌生了从事文学创作的这一念。他写小说、写杂文、写随笔、写散文。张林华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创作过程中,能够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和自身的社会环境、工作特点来调整自己的创作重点。由虚而务实,由散而集中,由多而精深。

在《给“员外”请安了》一文中,他写了与杂文大家“老烈”的交往和因此给他的创作上带来的影响和转变。说来也是有传奇色彩的。张林华听了“老烈”的一个讲座,讲座中,张林华对“老烈”强调的“因为文学是人学,所以不关注人的命运的文学是伪文学”“文学不能无病呻吟”这样的话后,对整天冥思苦想热衷于创作的张林华,“有振聋发聩之效,日后我彻底放弃了做小说家之梦,而专攻于杂文、随笔创作”。张林华做的这个调整,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局面。很快,他在杂文、随笔方

面有了颇为可观的收获。

事物总是在发展中的,作家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具不具备与时俱进的态度和能力。随后,散文这一创作文体,使得张林华的创作着眼点又有了新的调整和转向。“我的写作开始向散文领域转变,且多为忆旧题材,以及游历笔记,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作为,借以录照过往,来观照今天,本来也是文学能担的使命之一。”当然,这种创作体裁的转型是艰难的,过程也是有挑战的。但是,处在创作成熟期的张林华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能力、丰富的阅历和深厚的思想积累、情感积累、经验积累、生活积累,所谓“总在一念间,往事变故事”了。于是,忆旧题材,游历笔记这两部分的内容,在《一生不过一念》呈现出精彩纷呈的面目。

《一生不过一念》是丰富的。收入书中的篇章,都是张林华从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众多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有些还是得过有影响的大奖的力作,个中之好,不是一篇书评所能囊括和道尽的,所以,读者如果能够走进《一生不过一念》这本书中去,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一生不过一念》,张林华 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2022 年 8 月出版,定价:58 元

品书录

生命之路与时代之路 存文学长篇小说《众神隐退》读后

朱镛 文

作家存文学一直在路上。这位创作了无数中短篇和长篇小说的作家,又一部长篇小说《众神隐退》诞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阅读《众神隐退》,完全感受到存文学的激情,他独特的视角、描述、发现,诚恳而饱满,以此确立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面貌。

这是一部以筑路为主线的故事。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讲述了一代人的成长史。小说主人公杨波团长,对这支年轻的筑路队伍极其忧虑和担心,担心这支年轻的筑路队会垮掉。他经过再三思考,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擅自做出了决定,把工程团分成所辖的 4 个营。敢于把一个整体分开,就要有支撑它的能力。于是,故事从这里开始。

貌似写筑路,实际上,作家是在写人,写人性,写人的生存,写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小说塑造的人物,他们的热情、勇气、汗水、期待和伤痛,都在轰轰烈烈地迎送岁月。在那片土地上,终年都是夏季。1700 多名从农村走出来的筑路民工,是经过精挑细选选出来的。他们离开家乡,走进酷烈的风景,在老挝的亚热带丛林中,修路架桥,忍受艰苦。不仅是肉身,思想之树,也难以舒枝长叶。他们要面对敌机的轰炸,要面对毒蛇巨蟒出没,每天都有死亡的身影跟随他们。可他们依然无怨无悔,努力向前,锤炼出了最稳定的情怀和品格:担当、向善、爱国。铁的组织,需要这些筑路人有着雷打不动的稳重。到了老挝的土地上,除了能喝水,能动公路所经过之处的草

根树木,其它无关的一草一木,一石一丘,都不得随意乱动。各种野生动物,比如大象、熊、麂子、马鹿、老虎、豹子、野猪、穿山甲、竹鼠、果子狸,不能乱打;就是江河里的鱼儿,也不能去捉一条。这是硬性规定,也是规矩。

路,实际是存文学小说中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它是环境的路,是人生的路,是生命的路,是一个时代的路。这条道路,铺在了作家的心里,铺在了年轻人的心里,铺在了两个国家的互通有无里,温暖而感动。在小说里面,完全可以感受到作家对山川、动物、植物的热爱和悲悯、真诚和敬畏、忧伤和叹息!比如鸟儿的死亡,杨波在路旁树林中找来了几片粽子叶,把一只只鸟理顺了羽毛,把它们用叶片捆扎好了,再用树枝刨了个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埋葬好,用土堆成了一个小坟茔。之后,他脱下了帽子,带着沉痛和忏悔的心,向这些年轻的生命静默了三分钟。在这里,它唤起了一种生命和爱,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在那样的环境里,每个人都可能是这样一只鸟。

只要万物存在,它们就会说话,只不过它们说的是另一种现实秩序的符号。它们改变着人的命运,决定着人的性格、生命和生活态度。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条规律,正如大庆通过娅檀的指引最后顺利地采到蜜时,娅檀所说:“这就是与蜜蜂商量的结果,一切交往都需要商量,需要协调,就像雄鹰在空中飞行,它一定和蓝天商量,鱼儿在水里游动,也少不了与江河协调一样。”读到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定性为自然主义,或者说象征主义。每一种动物,大

象、蟒蛇,它们通人也通灵;每一种植物,比如竹子、芭蕉,它们同样如此。由此,这部小说的丰满和精彩又出现了一条线,就是大庆的奶奶,一个有着信仰的人。如小说里一个大爷的话:“一个发育得好的小镇,是应该有学校,有寺庙,有教堂的,每个人的信仰都应该有安居之地。”我坚信,一切哲学,都会被这句话震动。奶奶在信里表扬了大庆收养麂子和流浪狗的事,说:“时局动荡,硝烟弥漫,涂炭生灵,人和动物生存都不容易,按照佛的说法,度自己,度众生,这是能带来福报的大好事。其实,不论什么宗教,同情和善良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存文学的长篇小说《众神隐退》里,我们可以从团长杨波、刁钻的连长李东海、搞后勤的张大庆、刘伊亚奶奶、娅檀、开推土机的苏天宝、饲养员赵松生等人物身上,看到他们的使命担当。如果以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人要过上好日子,一定要有自由明朗的天空,绿色的森林,平安的大地,清洁的河流。人类心灵的天然属性,要在自然的万物中获启。

在《众神隐退》这部小说的结尾处:天地合万物生,云雾起,尘埃落。东方既白,众神隐退,妖魔亦然。它完全串起了光阴、色彩、自然、希望和现实。这是对一代人的生活和生命历程的理解。我想说的是,日子是可以核对的,一切存在皆有生命。

《众神隐退》,存文学 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2022 年 7 月出版,定价:39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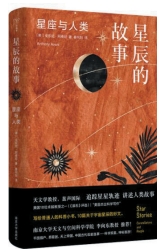
上架新书

上海文艺出版社 59 元
双雪涛著
《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



双雪涛首部杂文集,记录十年写作历程,送给仍然相信文学、心怀梦想的人。谈小说,分享十年写作中的实操经验;谈电影,探索文学改编与电影的关系;精选有关小说创作的杂文、随笔、访谈,呈现故事背后的故事。

南京大学出版社 58 元
安东尼·阿维尼著,晏向阳译
《星辰的故事:星座与人类》



本书是一本充满好奇心的科普故事集,写了 10 篇关于星辰的故事。作者回溯星星在天空中轨迹,追踪人与星星的关联。从古希腊到非洲大地,再到美洲,每一片土地上的人们,都有着关于星辰的故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 85 元
[英]理查德·梅比著,张翎译
《心向原野:自然如何治愈了我》



在事业巅峰之际,作者突然患上严重的抑郁症。他搬到了东安格利亚。广袤而灵动的原野给了他全新的视野和启迪,也唤醒了他被疾病尘封已久的对自然的热爱与激情。他远足、观鸟、探寻奇异的动植物,他结识了人生伴侣波莉,他重新开始写作,万物在他眼中又鲜活起来。

上海译文出版社 68 元
[日]吉本芭娜娜著,董海涛译
《关于下北泽》



本书记录了吉本芭娜娜关于下北泽的一切回忆,其包含了十九篇短篇散文。下北泽是日本时下受年轻人追捧的街区之一,对作者而言却是充满了难忘回忆的场所。作者通过平实的语言描写了在下北泽居住的契机与种种故事,让读者感受到了不同于印象中的、充满人情味的下北泽。

百草园书店提供